

話 絲

第五卷，第四二期

Thomas Love Peacock

小泉八雲講

侍桁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十——

這位偉大底作家的名字，是在這連續底研究中我所曾提過的最後的了；我對於他們的目的，不是主使你們熟識了普通底人物，而是那些不爲一般所知所研究的人物，雖然他們是具有偉大底文藝底重要。凡是我已講述過的這些人們，沒有比皮哥克這個名字具有更偉大底重要的了。在他的生涯中，在他享受了偉大底普及之後，約有數年，他是被忘却了，或者是幾乎被忘却了。現在對於他的文藝底興趣又正在復活；他的作品的新版真正被那最著名底出版家們發行出來；並且在英文學中他彷彿是要占有一個永久底古典底地位。他不是一個普通底作者；他之比於普通底作者，就如同精選底酒之與普通底席酒。他向着文學裏介紹來一種

(729)

Thomas Love Peacock

1.

新觀念與新情調；並且他給了我們時代的數百小才人們一些靈感。

關於他的生活有極少底事實是值得一提的；但這些少數是意味深長。他生於一七八五，在早年他變為詩人雪萊的朋友。其後雪萊曾以金錢幫助他；雪萊死後，關於他們的友誼皮哥克寫了一篇極有趣底文章。雖然，這是頗奇異的，怎能這樣的兩個人總是成為朋友——因為皮哥克在他一本名叫「夢魔底寺院」的書裏，曾非常地揶揄過雪萊。當然，那全是以假名代替的；但每一個人必定會知道那篇小說中的希斯羅蒲哥羅利是暗指着雪萊——當他既無心棄捨了他的第一個妻而又被領有瑪麗戈德文的慾望所捉捕的那一瞬間，雪萊是這樣地被輕視了。皮哥克把他描寫成爲一個在同時愛着兩個女人而不知怎樣好了的人了。對於皮哥克這是滑稽的；但對於雪萊這是絲毫沒有滑稽味。雖然，雪萊彷彿是沒有被這本書真實地激怒；兩個朋友總沒有吵嘴。

皮哥克仍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便成了政府的公役，並且他生涯的最大部份是消磨在印度官衙裏。政府的公務是允許它的服役者們在家裏從事於文藝工作的便宜——因為那是需要很知底任務的鐘點而給頗多底報酬。有許多詩人們與作家們因為這種理由雖曾充任政府的公役。皮哥克的全部作品是在他任職的時候寫了出來的。那只包含着八本小書；但這些東西是

用最精細底方法寫出的，那必是會消耗了很多底時間與苦工。皮哥克到一八六六年才死，——所以他是活到非常老的年紀。

他的作品是被叫爲小說的；但那些作品是與任何人所寫了的任何小說都絕對地不相像；我們所以叫它們爲小說的唯一底理由，便是因爲我們尋不出一個另外的名字可以叫它們了。它們不是那些我們只讀一次而便拋在一旁的小說之類；它們是極端精美一類的理智底奢侈品——那我們可以重覆又重覆地具有歡快與趣味地讀着。它們是最雅緻最和善底一類諷刺文——諷刺社會的軟弱，學問的空虛，青春的愚蠢，頑固的強力。爲想使你們理解它們是具有怎樣底意義，我必要告訴你們其中一兩本書的大體。「海得郎廳房」(Healding Hall)是一本好證例。Healding(輕率莽撞)——關於這個字你們可以猜想出衝動底意味——這個名字用以作爲威爾斯紳士家族的名號，他的最大底愉樂是約請學者們到他的家裏，在他的飯桌上聽他們關於種種不同底定理的討論，這家庭便叫爲「海得郎廳房」。許多客人都聚集在他的房裏，有一個神學博士；有一個科學家；有代表種種不同神學底言論的人們；還有種種主要底職業的代表者們。每天在桌上，他們自然地開始討論一些流行底事件；並且他們無論是討論任何種問題若想不到落於爭辯中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些人們的意見自然是互相反對着。這

(731)

(732)

本書的趣味是在於這些人們的談話。每一個人只說什麼是真，或者說他確信什麼是真的；可是，每一個人所表示出的意見與其他所表示的意見仍是衝突的。要想把這種混亂整理出一個秩序，是必要具有像赫勃特斯班塞的那種系統底理智。可是這種趣味是教訓底趣味。其中是含有諷刺的；但這是一種極優良底極高尚底紳士的諷刺，他永沒有變成爲惡恨，並且總沒有無原因地傷了任何人的感情。這一類的另一本書是「哥利爾哥蘭支」"Gryll Grange"——次於「海德郎廳房」，我要推薦這本書。「哥利爾哥蘭支」也是一本會話底諷刺，但是放於更小底計畫上。主要底人物是一個牧師，一個偉大底學者，一個具有廣大智識與經驗的人，——他總沒有說過任何無尊嚴底事，任何非慣例底事，任何異教底事。但仍然他所說出來的事情你不會覺得是下錯誤的。他總是錯誤的，雖然，以邏輯實例底證明他總是對的。一個人可以叫這本書爲對於邏輯的價值的精美底諷刺，——正如同一個人可以叫「海德郎廳房」爲對於一般哲學的諷刺。「哥利爾哥蘭支」只是寫於一八六零年；因爲皮哥克生活到很老。這本書高於其他有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完全因爲它是那些連續底書籍最後底一本；它是描寫英國生活中一些事情，而那現今是仍然存於其中的。「海德郎廳房」只是稍老樣式的了；——這種英國中級人們的生活自從那本書出世之後已經變了很多了。

除去那些已經提到的書籍之外，皮哥克寫了「夢魔底寺院」，「梅林庫爾」，「馬麗安少女」，「藹爾芬的不幸」，幾卷詩歌。「夢魔寺院」是一本皮哥克諷刺詩人雪萊的弱點的書。另外些卷也全是諷刺文——寫成傳奇或是小說的外形諷刺社會的愚蠢與軟弱。若說皮哥克在文學中是次於斯威夫特的最偉大底諷刺作家，我覺得這絕不是誇大底話；但是這兩個人一點都不能互相比較。斯威夫特的時代是粗暴的，斯威夫特也是粗暴的；並且他普遍地恨忌人類。皮哥克的時代是我們自己的；是一種高尚底，容忍好性質底，知覺力遠大底時代；並且他是總沒有粗野過，總沒有怒惱過，總沒有不快過；他只是使你向着人們，向着事件大笑，並且不使你厭惡它們地大笑。這些本書使你們想，世界確實有些像這種樣子——充滿了無數種類的矛盾，不合論理，怪誕與虛榮。但是當着這些完全說了出來或是做了出來，你們仍遺留着一種印象，覺得世界是一個極愉快底地方，並且若想避免開所有這些生命的煩擾的最好底方法，便是面向着它們，而且好意地對它們大笑。閱讀皮哥克，在那種一個健康人對於那被假定為煩擾我們最多的事情的态度這一點上，確實是一種道德底訓練。把我們的怒惱，我們的虛榮與我們的狂熱，在它們的本身上多少全像是滑稽的這一點，教給我們，並不使我們喜樂，而是使我們安適的。當於能使你覺到變為惱喪是滑稽的，你便更少惱喪了。當於能使

(734)

你看出那最聰明底人們的意見也許是絕望地互相抵觸着，你將對於任何問題，在未加長久底思索之前，在未對於你自己的材幹相當地疑惑之前，要更少下肯定底意見了。假若你們問我，讀斯威夫特好呢，還是讀皮哥克好呢，我應當說，「無論從哪方面着想請讀皮哥克。」在他的書裏，有些諷言着英國習俗與英國社會底偏見的事情——那除去英國人外沒有人能了解很多的——許是很難於理解。但仍然這些諷示是算少數的；並且全部地講，沒有作家，就連斯威夫特也算上，是比皮哥克能用更清楚底英語寫作。就連麥考雷據說都曾受了他的影響；並且在這兩個人的文體的透明上是有顯著底相似。在另一方面講，確實，他們是極不同的；因為皮哥克永不是嚴重的；而麥考雷却總是。但講到文藝底秀麗，很難說哪一個作家是最清楚最精美。因為這些理由，皮哥克的作品已經成爲古典了，雖然這是十分新近底事。皮哥克是一個過於太智慧底作家，不能使大多數的讀者們喜歡他的；並且他不想試驗着成爲一個偉大底小說家。他是那些極少數的作家中的一個，不能「爲讀其中的故事」的；他的作品必須是爲理智底娛樂而讀的，或是根本不讀。並且無疑地，他將要被以後時代的人們重覆地讀着。

與皮哥克的文體的操縱，有一種相聯帶的事實要說明的。他是那些偉大底人們之人，他

們認清了那好底作品永遠是出於辛苦底工作；並且他彷彿所以得到他的文體，是從他的自我修養的特殊底練習。舉一個例來證明，據說沒有人類的力量足以引動他立刻回覆一封方收到的來信。隨着環境的不同，他肯消耗三天，或是一個星期，或是更長久的時間，來答覆一封信；並且大概每一封他所寫了的信，是在未付郵之前要抄寫許多次的。大概，人們將要設想出，像這樣底小心是指明了某種人格底懦弱——懼怕偶然地顯露出自己的不高貴或滑稽——或者是懼怕使自已被那些念於復讎的通信的人們得着利益。但在皮哥克的這種情形下，是沒有這樣含意的。關於這件事他曾極坦白地解釋過；「假若我允許我自己」，他說，「不小心地寫了一封平常信，我一定早晚會不小心地寫出許多頁的書籍來。」並且在事實上，他的作品的全部中，沒有過一句不心底句子。但又像那最好底作品一般地，一點都顯示不出來任何做作。那是一種最難人底文體——因為它念着好像是一個人的談話；絲毫顯示不出苦難。你們只能藉着堅難底文藝底經驗，才能理解這樣文體的真實底價值。

關於皮哥克還有一件事要說。他向着長詩的試驗是無價值的；他的才幹不是在於那一方面。但他是一個短歌的優秀底作者，特別的是滑稽歌與酒歌。你們將要尋到那些是散在他的小說中的。大概，當着寫它們的時候，他把它們想爲沒有什麼意思的東西了。但是它們現在

被認爲是列於從來所有過的這一類的最好底作品。

藍先生的情人們

少仙

我早已注意到他了。在時間即金錢的現在社會裏，他並不像個十分闊綽的少爺；有時洋裝雖然穿着也很齊整，——那是一身新流行的巴黎式而成於中國裁縫手中的古菊色洋裝，褲管很長，包住了鞋後跟。——但這身洋裝似乎專爲顯現於一定場所，再不然就是適應於一定天氣。我不敢說記得十分清楚，彷彿除了在春秋佳日街靜無塵的銀座日比谷或三越的樓上，沒有看見他穿過這身洋裝；在落雨或刮風的時候，當看見他擠在神保町一帶破書攤前，或十五錢定食的廉價食堂時，老是那一身像從預科穿起一直到快繳大學院的博士論文的M大學又破又污的黑色制服，帽子像一個北方賣油條的，腦後像早已綻開了。然而引我注意的還在他多閒而喜游蕩。在留學生中如我似的多閒而喜游蕩，我自以爲找不到第二個了，然而從只要我一出門就會遇見他的這件事上，可以知道他的時間似乎比我還寬裕。還有他那付像常常缺乏睡眠從未把眼睛揚起過使人疑心他眼睛也許有什麼毛病的灰白面孔，也是使我注意的一點。從種種特徵上，我早已決定：倘遇機會，一定要和他認識一下。雖然我判斷他是中國人的不

過只憑了衣服和神情上一點不可深信的直覺

昨天又落着在東京常常遇到的那種雖不能算大而却沾濡煩人的秋雨。當我擠進校門前那個廉食堂時，——這個食堂非在下雨或不得已的時候我是輕易不光顧的。——裏邊已坐滿了學生和勞動者：鍋碗算賬與喊叫聲，雖然我久經大都會嘈鬧的耳朵，也有點禁不住。所有的人被熱氣罩着，像落在濃霧裏。我正在茫然的覓坐位，那頂油帽牽住我眼睛了，原來他縮在食堂最末銷而快伸到街心的那個黑角裏。只有他左手邊還空着一把椅，我趁機走了過去。大約他已覺到我的威稜了吧？像怕我壓扁了似的那麼向右邊的牆角擠了一下，把那個空位完全亮出。我暗暗地用日本話說了一聲：

「對不住呀！」就坐下了。可是他仍然未看我一眼。

我想既和他坐在一起，是可以說話了，然而我仍然很忸怩，因為實在不敢斷定他是中國人。在他穿上制服的舉動上看，倒有六分像日本，二分像朝鮮，一分又像台灣；那麼只有十分之一像中國人了。雖然刻在我記憶中的那身古茄色西裝，確實是成於上海裁縫手裏。然而我隨即下了決心：即使失禮於日本人臉前，也一定要問他一個明白的。我的飯還沒有端來，他那十錢一碗的蕎麥已吃光了，一面抽煙，一面用牙籤挑着牙；雖然那十錢的蕎麥中並買不

(738)

到可以塞牙的珍品。可是他是那樣津津有味的挑剔着。我禁不住心裏暗笑，更促起向他談話的決心了。趁他把頭抬起來，我就不好意思的問：

「你貴姓？」

他聽到我的話，似乎吃了一驚，原來我那麼注意他，他竟沒有覺到，這時他纔從那陸克式的大眼鏡中，看了我一眼，可是他的眼睛並沒有毛病，只是疲滯點罷了。

「敵姓藍；紅黃藍白黑的藍。——您貴姓呢？」他雖然遲疑了一刻纔這樣說，可是我跳着的心這纔安定了。而且是一口清脆流麗的北京話，更使我靈魂像飛起似的那麼輕快。

「敵姓梁；梁雪。梁啓超的梁，雪就是雨露霜雪的雪。——您台甫呢？」我禁不住似的說了這麼一大串。

「田石。」他大約爲節約語言起見，用食指沾了面前的冷茶，寫了田石兩個大字。隨後接着問：

「府上？」

「S省。您呢？北平吧？」

他見我三分是問，七分帶猜的論到了籍貫，忽然停頓了，抽了一口煙，纔說下去。

「說起來我大約要算您的大同鄉了。可是我只在S省住過三個月。據我父親說：我是生在S省D縣的。我父親原籍是K省，生我的那個母親是R省，現在的母親又是M省了。然而不管是生我的S省，或父母親的原籍，我統統沒到過；所以我決不定要算那省人。我最怕的是別人問我籍貫，一問到我就不得不順口扯謊了。不過我學校報着是北京籍。這固然因為我向住在北京；而大半的原因，還由於東渡的那一年北京政府還沒有倒；寫作北京比較有許多便利。可是現在我又想改了，政府不是已經南遷了嗎？而且我確不是北京人，北京除了旗人是沒有土著的。」

他這樣滔滔得使我吃驚了！初次見面，就把自己的半屬秘密向人宣佈的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又疑心他有神經病。但在外人前好像他又從未失過禮。

「你老兄到日本還不久吧？」他忽然親親切切的問。

「是的，也不過纔一年多。」

「也在M大學？」

「對了。」

「我好像在學校沒有見過你？」

「是呀！除了在電車或街上，我也好像沒見過你呀。」說罷，我們相對笑了。

「不錯，我上課的時間很少。」他說罷像是沉思起來了，我的飯也恰好送來，把筷子折開剛預備去吃，他忽然說：

「你想我能把光陰消磨在那種使人頭脹的講堂上嗎？」他像等我給他解釋似的仰着臉，我急於要吃飯，於是順口應承他：

「對了！我們全一樣。與其去聽M博士的天皇論，實在不如看電影館前的照片。」

大約是我的話打中了他的心，他是完全顯得樂觀了。並且對我也益行親切，於是更進一步的來表示他的好意：

「能不能到我家裏坐坐呢？我就住在附近。」

我說：「可以，請你稍待等我吃了飯。」

吃罷飯，我們一同走出食堂，穿過電車路，但他忽然變了卦：

「我們散散步好不好？剛才吃了飯。」

我口中雖答應說「好」！心裏在抱怨他失信。況十錢的蕎麥，恐怕早被那杯冷茶化盡了，還怕停在胃裏？居然要效法闊人們散步。

我們並排走在便道上，他只披着一件聊可以當袂外衣穿的土黃破雨衣。頭上的雨又落大了，他把頭斜遮在我雨傘下。

沿着S町右邊便道走，等不到上了××坂G神社的大鳥居——就是在神廟前用三支鐵柱掙起像一個裸門框似的牌樓般的東西，漢字寫作「大鳥居」。譯爲日語則讀如「窩——突利」——就望見了。灰淋中愈顯得赤條條的。我們上到用碎石攤成的廣闊的××坡上，這新識者的話匣子開開了。但爲保持我們間談話的秩序起見，得先理出個頭緒來。開始時他是這樣問，我是那樣答的。

「住在東京不覺得悶嗎？」

「初到時很悶，現在好得多了，然而總覺得不如住在國內舒服。」

「一樣的，你再住上一年保管你再不想國內了。只要把日本話練習好，大東京的好處你終能領略到。我初到時也和你一樣。——你常常到外面玩吧？」

「對了，我們不是常在日比谷一帶遇見嗎？」

「不錯，你一說我想起來了。怪不得我好像見過你。不過沒有留心瞅，還以爲你是個日本人呢。你剛來一年把老大國民的那種習氣脫盡了。從外表上看，簡直認不清你是中國人。」

(742)

不錯，不錯！我常到那一帶玩。」他說罷又像沉思起來。這彷彿成了他的習慣，往往經怎麼一沉思，他竟會前言不照後語的又談到別處。

「東京雖然舒服，然而怕的是沒有錢。」

「不只東京，國內還不一樣嗎？」我補充他的話。

「國內究竟好得多，就以北京的公寓說吧；你沒有錢時還可以欠賬。即使被掌櫃趕出，丟的只是個人的體面。在東京可就不然了。現錢交易，誰也不准賴誰，有一天的錢纔能住一天，沒有嗎？馬上滾！而且常常擔心着『支那人是不講信用的』這句話。倘使一個人有點好處給他們，他們只把這好處當作一個人的例外看；倘有半點壞處被他們發覺，那就連累到支那人這三個字了。這所謂弱國劣點的國際化，和強國優點的國際化是一樣的。支那人全是土匪，乞丐；也和西洋人全是博士，富豪，一樣。這就是所謂他國人的輿論。」

我的同伴像把我當作了外國人似的那麼冷笑着，使得我爽然了。然而忽然自行推翻了他的話：

「這也難怪，看看國內報紙，也真使人說不出話來！」

我聽他這麼說，知道不至再把我當作敵人看待了，於是鬆了一口氣。

「不過東京也有牠好的地方。」他又把談鋒轉換了，我靜聽他的妙論。

「就以上大學說吧，大學決不是專為擦雪花膏抹斯坦康的小姐少爺們設的。你看那個大學裏學生不是破破爛爛呢？一身制服儘可冬夏常穿的一直穿到畢業了。這樣不但沒人笑你的破爛，有些女學生是專向破爛的制服上垂青的。所以有些矯揉造作者把新買來的黃星似的鈕扣向火上燒成一塊銹鐵；用帽子彈掉橈，以制服當地氈，更是等閒了。這樣你可以知道雪花膏和斯坦康的價值是多麼大。什麼美呵愛呵還不建築在社會組織和經濟條件上？」

我疑心他在暗譏刺我，因為從我倆並立的色彩上，我實在要算雪花膏斯坦康之類的人物了。而他的制服偏巧又那麼破，於是我就明白的報復他：

「你穿這樣破制服是不是仿效他們呢？」然而從我同伴無心的言語上，知道剛才完全是誤會。他是這樣說的：

「說成仿效也未嘗不可；可是我實在也沒錢買新的。我並不以仿效為不好，然而也不一定非仿效不可。穿新衣，吃美食，愛漂亮女人，我覺得是人類自然慾望，假如能夠得到，我是喜歡這些的。」說到這裏，他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瞟了我一眼！

「你老兄一定是個『金持』了！——日語資本家之意。——」說出這麼一句話。

「說不到什麼『金持』，不過我有固定的收入，每月用上百把元是用不着煩心的。」我依舊的告訴了他。

「啊！在學生時代一月用百把元，那已算『金持』了！」我的同伴不禁贊嘆起來，並且接下去！

「在我每月是不能超過四十元的。怪不得你說常常遇到我；我雖每月只有四十元，然而生活是和你老兄似的少爺們一樣閒散的。因為我研究的是經濟，所以四十元支配得很得當，我勸你假如能把那百把元如我這四十元似的那麼支配。足能當二百元用。一個人一月用二百元，那已是首相階級的生活了。你看濱口每月薪俸不是纔一千二嗎？日本人生殖力是最旺不過的，我們只算他有兩個兒女和一個老婆，那麼連僕人算上一月也不過一千二。況他必不只兩個兒女，然而那已算天皇以下第一等人物的生活了。我不妨拿我這四十元來給你作個榜樣：我住的是四疊半，每月房代十元，飯賬每天平均四毛，加上車錢一毛四，是五毛四；連澡錢算上也不過五毛九。然而一禮拜有二次澡已儘夠乾淨了，不過倘把淡芭菰加進也差不多。每天就以六毛平均吧，那麼是三六一十八，加上房代是二十八。衣服可以自己洗，書我是輕易不買的；與其買書看不如上講堂經濟。況近來新出版的書簡直不如報紙了。這樣說

來餘下的尚有十二元，儘夠填補點衣服。而且看電影，跑咖啡館的錢也有了。不瞞你說，那些下女們常以金持看待我呢！——那麼你這百把元是怎麼用去呢？」我正正聽着出神，他忽然發問了，使得我即時答不出話來。

我所有的錢實在想不起是怎樣消費去。只覺得有時皮包塞得很滿，有時又很空虛，彷彿那塞滿的皮包忽然被人竊去似的，然而我知道從未失過盜。可是有時竟爲了一元新聞費也向那些不大好開口的朋友們借。

「我用錢並沒有記算過。當然我生活要比你豐富些，只就房子說吧，我一個人佔了八疊席，房代是二十塊。新聞，瓦斯，特用電燈，洗衣服，紅茶，角糖，郵票……每一項每月不能減下一元的。而且三天刷一次鞋，五天理一個髮，一天入一回浴；其餘買書，縫衣，填購各種陳列品出各種交際費，……只這些固定的用項，已計算不清了。橫豎百把元只有上月的虧空移在下月償補，沒有上月的贏餘留到下月費用的。」

我的同伴聽我說罷，又羨慕又嘆息的蹣起腳來，至把街上的潑水濺污我衣褲。

「糟糕！你這些錢可算白費了。我問你化了這麼多的錢，可買到什麼快樂呢？」

「沒有。」我說，「不但沒有快樂，反像引起許多煩悶似的。」

「是呀！你這是拿金錢出氣。你知道你煩悶的根源嗎？」

「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平日只有時非常煩悶罷了。在煩悶時固然無暇去推求根源，煩悶過後又忘却去推求根源了。

「告你說，那是缺乏女性的緣故！」他說罷把眼睛瞪住我，好像靜等我辯駁似的，果然，我不服氣的說：

「我並不希求女性，沒有女性我過得很舒服。我不習慣和女性住在一塊，有了她們只令我羞愧與虛慌。」

「咦，真的嗎？這倒特別！請問你爲什麼要羞愧與虛慌呢？」

這可把我問住了。這羞愧與虛慌的心理作用，也如對於每月費用似的沒有追究過。所以即時答不出，底下是他說的：

「你想假如你八疊房間中有一個心愛而漂亮的女性陪你住，該是如何一種滋味？據你剛才所說你房間的花美暖適，我想像也可得到了。然而你豈是專門娛樂自己纔那麼佈置嗎？既是那麼，你待在房間裏好了，何必老在外面游蕩呢？」

經他怎麼一說，我纔知道一向煩悶的緣由了。雖然我輕易像怕污穢了自己嘴唇似的那麼

怕談到女性，而用什麼藝術呵宗教呵來克制我的性慾，然而一想到今晚又將回到那雖然華美而空無所有的房間中，不禁墮進一種空虛的懊惱中。

我的同伴見我不說話，只是低着頭走，大約是來安慰我的寂寞吧，又把話轉了方向。

「你老兄大約也喜好文藝吧？」

「是的。」我說：「生在這樣時代，除了用文藝來幻樂一刻心靈，不將枯死嗎？然而只不過喜歡而已，讓我創作是辦不到的」。

我的同伴又講開文藝了：

「據我想你也不會創作出什麼來。你的生活從外表上看似乎很優閒，適於文藝；但你內生活一定是空虛的。近世文藝離不開都市，而都市文明除開女性又別無所有了。儘管你西裝穿得怎樣漂亮，房間佈置得怎樣華美，書籍買得怎樣豐富；然這些東西除了作為引誘女性的間接手段外，又有什麼用處？而你又偏只缺少女性。女性是生命的火種，沒有火種生命絕不能燃燒，你幾會見過絢綵的花園生在過乾枯的沙泊上呢？」

我對於這個女性一元論者沒有可以非難的話，只在心裏思量着罷了。

「我若有你那種物質的環境，作個文藝家是綽綽有餘了。」他又這樣喃喃着。

我們只管走，眼前已不曉得到了什麼地方，街市很爲生疏，好像我並沒有到過這裏。

「老怎麼向前走不覺得累嗎？倘若迷了路呢？」我想返回去，所以這樣說。

「大丈夫！——日語不要緊的意思。——這一帶我也常來。這兒是赤坂見附。東京市內十五區。除了深川和本所那些勞働區我不常到，其餘幾區恐怕生長在市內的老東京也沒有我熟習。將來如果回不了國，我預備給汽車行裏當運轉手。聽說有些畢業生回了國連東京共有幾區都不知道，然而倒每天在雜誌上發表他們什麼日本政黨之研究呵，日本帝國之將來呵了！這麼一發表就會變作新進的小名流了。——閒話少談，我們可以再向前走幾步。這兒離神保町坐電車不到十分鐘，步行也到不了半點鐘。我是不拘晴雨常到這一帶散步的。尤其是在傍晚時候，你可以盡情的賞覽西天的赤霞。你看這一帶馬路是多麼光滑油亮呵！我最喜歡的是坐上汽車溜在這樣馬路上，然而我也喜歡這樣走走的。散步的事情也變作近代都市人一種權利了，將來你看吧，散步會同日光空氣等一樣規定在憲法裏。就是『人民有自由散步吸收日光空氣之權利。』就以我說吧，現在幾乎就需要着這種法律。我從小是從乳娘的籐椅移上了北京的洋車，又從洋車移到東京電車上的。這兩條腿除了在散步時用幾乎要忘却牠的責任了；也和久養在人家裏的家鴨失去了飛翔能力一樣。——」他說着停頓了一下，蹶着

我問？

「你老兄大約已疲倦了吧？」

我點了一點頭；他又說：

「好，我們可以到路傍那家小喫茶店坐坐，但可惜今天的預算沒有把這杯咖啡錢列入。」

我見他小器得這樣可笑，幾乎笑出聲來，說：

「我請你放心吧，這個東道我可以作。」

「不，你想我能白擾你嗎？這是外國，不比在北京呵！——但不要緊，我明天可以儉省出。」

於是我們相隨着走進路傍那家小而冷落的喫茶店了。

我們剛一坐下，就有個塗滿脂粉的足有三十歲的下女走過來。古髻高扎，臭油四散，令我不敢仰視。只這一點，盡夠說明這小茶館冷落的原因了。然而我的同伴毫不覺得厭煩的舒散散的坐下，要了兩杯咖啡。

「我很羨慕你，」他等着咖啡送到後，一面以小白洋錫匙調碗裏的糖和乳，一面這麼

說：「假如我有你那樣環境，我就毫不抱憾的可以生活在這都市中了。一月四十元有時也真感覺不足；就以今天說吧，我們雖是初次會面的朋友，假如有錢我不當喝盃皮酒嗎？然而僅能喝一盃咖啡，並且明天必須儉省出這筆交際費！不這樣我預算就不能成立了。」

「你府上難道不能多給你寄幾元嗎？」我見他說得這樣可憐，雖然明知犯了偵察的嫌疑，也不惜這樣問。但他並不顯得奇怪，略一思索就說了。

「是的，你老兄還不明白我的身世，我不妨作為談話的資料來告訴你。」他說着從制服袋中掏出一盒最廉價的紙煙來，抽出一支，趕緊又裝回去，想怕我強奪了似的。其實那種煙即使讓我也要拒絕的。他抽着了煙，說：

「我父親是個以官為業的人，從前清作起一直到最近纔被人革掉，據他說在前清作過什麼候補道。至於補上過沒有我也不大清楚。在清朝末年到貴省D縣作了一任縣知事；我就是於那時出生的。他青年時代官運是否亨通，我也不大明白，可是從我有記憶以來，家就移到北京，而且是很窮了。我雖不知是真窮還是裝窮，——有些下人說我父母是故意裝窮的——但父親常常為着錢上發愁，這是實在的。那時他在X部裏作什麼僉事，可是這僉事好像是陪錢幹的：薪水領不到，還得應酬上司和同僚；一桌酒席就是幾十塊——自然，我父親也常

常去吃別人的。——到我上中學生代，北京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餘下的是一個黯淡的黃昏，而我家也隨着這個黃昏沉下去，內面雖益形支絀，可是門面仍舊是那麽大；內裏是兩個丫頭和一個老媽子侍奉着繼母和姐妹們，外面是門房，拉車的，和專管招待賓客的聽差。這樣一來，恐怕父親的全部薪金也不夠開下人的工資，而母親和姐妹們是菜壞了就敲桌子，衣舊了就跳地板；毫不容情的向父親逼索，那無足怪，太太小姐們！至於我雖也被人跟着喊少爺，可是心裏早已被少爺的美名散滿蒺藜了。我看着父親發愁的臉，心裏着實不忍，然而無法呀，連我也是逼着父親討學費的一個！到後來父親家長的威權不但不能行於閩內，連那些聽差的老媽子也指使不動了。有一次父親一個同事到我家裏來，父親在客廳裏喊了好幾遍：『倒茶來！拿茶來！』然而沒有一個人理。最後父親發怒了，把專管客廳的叫了來，預備訓教幾句。父親剛說出一句『你爲什麼不拿茶來！』你猜他怎麼說？『那裏有茶呢？茶被太太收起；不拿出來，叫我們聽差的拿錢買嗎？』他是含着譏嘲與怨毒向父親揚着臉說的。而且當着不大常來的貴客面！我清清楚楚的記得，父親直挺挺的倒在椅子上，好半天沒說上一句話來。那位貴客看着難爲情，終於沒有喝茶就走了。這天的事給了我永難磨滅的印象。聽差的話也是實情，家裏越窮，不但各個人的東西，就是公家的東西也越變成寶貴了！尤其是母

(752)

親，恨不能把全般家產抱在自己懷裏，好像這個家馬上就要被天火燒盡或洪水衝去似的。從父親每月手裏支出來的公家用度，母親都中飽去了，以致鬧到來了客連茶都送不出來。客廳的地板沒人擦，棹椅沒有人彈，像一座不見香火的山神廟。最後窮到連父親上衙門的包月車上的乾電也沒有錢買，不得不換上石油燈，和那些野鷄洋車一樣。父親被姐姐逼着要交際費，化粧費；被母親逼着要嘮叨費，垂着頭像個泥人。有時我從學校回來，聽差的門房看見連坐都不起了，飯是沒人招顧，只得自己跑到廚房裏弄一碗冷飯吃，還不得不看那些奴才們白眼。家庭間像初出了喪似的那麼冷落悲慘。我看這樣鬧下去，父親一定要被她們逼死，骨肉要從此散夥了，所以建議父親對家庭加一番整理；把一切下人解雇，包車賣掉，不急要的衣服傢具全行賣去；然後找一處小房子，暫行住下。姐姐等可以不必再去找那些穿洋裝的少爺們，父親也不必再上那個陪錢的衙門，我呢，可以找一點相當工作；或去下工廠，或到商店裏去給人作夥計，當我把這一番話說出後，父親的嘴巴抽了幾下，也不知觸動他什麼宿痛，不禁痛哭失聲了，我也不禁倒在父親懷裏哭。然而我的計劃被父親拒絕了。他說：我們的悲運終不是我一個人所能挽回的，並且說這是上天所給他的報應。我知道父親所以哭的在這一點。『你是清白的，然而要來負擔你父親的罪惡；我被虛榮所引誘，而且不聽你母親的

話，——是你真正的母親，不是現在這個母老虎；以至把你送到地獄裏去了。然而我在世一日，還要替你們擔擋一日！現在是到了破釜沉舟的最後了，還得拚命的來賭一下；我已給你設法到教育部請求留學證，假如成功了，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大約不出一年即可補上官費。只要你爭氣，事在人為，也許能把你父親一生的罪孽洗盡，家中這一個担子要我拚掉這條老命把牠担起。……」就在那一年暑假，我就來到東京，第二年即考入M大學，不久就補上官費了。初上來很努力，而且很樂觀。前途真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不但那個破碎的家庭，好像破碎的祖國只要經我一整理，馬上會好起似的，我研究的是社會科學，有時也看點自然科學或文藝之類的書。知識慾非常興發，恨不能把全有的知識都得到，一天除了吃飯睡覺外，眼睛從未和書離過。讀書與化錢，適成反比例，所以每月七十元的官費是無論如何用不去的。從那時起我每月就節省出三十元寄回家去，暫且延長一下我父親的壽命，同時還可以滿足我的孝心。」他說到這裏不說了，我很願意他再接續下去。因為他的故事引我到一種非常黯淡然而又非常有力的興奮境地，彷彿使我看見已離開數年而正在沒落的北京全體。並且他故事中的少年主人是一個充滿了希望而具有光明強感的奮鬥在艱苦中的戰士，絕不是游蕩在日比谷一帶及現在我面前這樣一個乏神的人物。我想解決心中的迷惑，必須使他再說下去，

(754)

于是我想法來刺激他的談興了。

「我想你老兄一定很能奮鬥了，在這興世頹唐的時代，真正是難得的人物！」

「不，」果然他上了我的當，來反駁我的話：「從補上官費起直到去年，我生活上纔起了很大的變化。」

他大約預備再說下去，拿起久已不見熱氣的冷咖啡去潤喉嚨，不想喝得太猛了，忽然噴咳起來。嗆咳了好久，才用手巾抹去嘴邊涕唾，慢慢的說下去。

「初來那幾年，一則因為剛從患難中走出，二則是被日本學生所同化了，就是相信學問這種東西不但可以解決自身貧苦，並可以解決社會糾紛，和被我們革命青年罵為馬鹿——日語糊塗呆子的意思。——腦經的那些日本學生一樣。直到去年回南走了一趟，我的迷夢纔醒過來。原來祖國是不需要什麼學問的。學問成了這個時代的障礙物。以前被我常常唾罵的那些狗似的隨在士官學生屁股後或繞轉在大會講台上的小東西們，現在都變作大要人次要人或小要人了。那些人我知道他們除了和士官學生拉皮條，或立在會場中散雪花膏的香氣外，是從未抹過學校講台的。我以前那些志願，只變作呆子的想頭。既不懂什麼革命，又不懂什麼主義，怎麼爬得上現代的舞台呢？這且不說，我同時又感覺到以前的生命太耗費，人生不是

只有一個青春嗎？然而我的青春都消耗在呆子的呆念頭上了！藉了一個同學的光，從上海到南京時，是坐着所謂資產階級的頭等客車，大約的確是頭等吧，雖然從外表上看還不如國外專載那些第三四階級的省線電車，可是車中胖太太貴軍官或什麼海上文豪電影明星之類的人物似乎的確不少。然而就在革命家所視爲的豪華中，國產的東西出現了，幾年未見的南京虫一抹就是一把血！這才真正是南京虫呢！我那十塊錢一月的小貧民窟中也從未發現過。不是正向着南京去嗎！這樣一來，我才知道中國所鬧的革命，原來和印度的甘地主義是差不多的。甘地不設法來變更他們種族的混蛋思想，反坐在牢獄裏絕食，用絕食的方法來威嚇帝國主義的炮彈，不是東方人，絕對想不出這樣懶方法、中國的激烈青年，又何嘗不是呢？他們可以厭惡帝國主義的，不在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是在帝國主義的洋樓汽車有點礙眼，就是，看不慣！所以他們要打倒，好同混在豬狗羣裏來嘗受一切自然的恩惠。自然作打倒的工作是很容易的，又不用絞腦汁，費神經，只要把洋樓拆去大家就可與世無爭的睡長覺了。那些每天在想殺人念頭費許多呆氣力而只用以來作競爭工具的帝國主義者，不是當打倒的魔鬼嗎？這也不說，到了南京後住在一家旅館裏，天氣熱，南京虫多，固然使人睡不着；而閃開一指多寬的板壁後邊的活劇，更令人爬抓不安了。後來我才想到原來旅館老板不糊板壁是藉

(756)

此號招生意的，那些家鷄與野鴛鴦們所以要那麼大胆狂蕩的，也是藉此向孤獨者示威！你想我是個二十多歲從未接近過女性的青年，怎禁得他們摧殘呢？我從小本來就生在那樣一個淫亂的家庭裏血管裏，充滿了頹廢的毒素，仗着一點點外界刺激，才勉強安靜了那麼幾年；這一來把我固有的毒素酵酸了！開始追悔起以往孤僧似的青春來。而所謂『志願』這一點東西，也被革命洪流給刷洗了個罄盡。從南京歸來後，我就喜歡這樣游蕩了。但物質上不允許我作過奢的舉動，三十元每月仍得往回寄，——我的父親現在變作我的宗教了！——而除去衣食住的四十元，連請她們看一次電影的餘裕都沒有！我多少受過些機械法則洗禮的頭腦又不允許我作逸出經濟範圍以外的舉動。我不是什麼詩人，所以一切享樂也仍舊屈服在經濟條件下。」他說到這裏，忽然又行停止，恰好像和愛人正兜着圈的飛馳汽車忽然破了輪似的那麼令人掃興。

「後來呢？」我催促他。

「但是實告訴你說吧，」他像並未聽見我的催促，仍然用那坦然而疲倦的聲調說。「就在去年這個時候，我開始了一種很經濟而且毫不吃力的享樂，與我這樣環境是很相宜的。

XXX町向X通的轉灣處，不是有個小百貨店嗎？」

我思索了一下，忽然想起來了。

「是的，好像有個。不是門面的玻璃窗中常擺着許多鮮花嗎？」

「對了，就是那個小百貨店。在擺滿鮮花的玻璃窗左邊，有一個專賣淡芭菰的小窗洞，你總該看見過吧？」

這使我疑惑了，那個小百貨店雖是我下電車向學校去的終點和起點，但因為內中買的大半係女人和孩子們所用的東西，我從未留心過；雖然那些鮮豔的花束也常牽引過我視線，然而除花束以外我好像並沒有觀賞過別的東西。也許觀賞過而因為不注意所以過後就忘了吧？他所說的那個買淡芭菰的小窗洞，我可從未見過。只得依實的說：

「我好像並未看見過有什麼窗洞。」

「有！」他堅決的說：「那因為你沒有注意過。因為很小而且很暗，所以一般人很難注意的。可是在這小而暗的窗洞中，隱藏着在東京市上很難遇到的一隻綠色小鳥兒。我敢說：在東京我的資格已不算淺，日本女人又是全不含糊擺在外面；然而像那樣俊俏的小鳥兒，的確還沒有遇見過，她常穿着一件蔥綠色的商店外衣，和三越那些鳥兒差不多。年紀總不會過二十吧？依我看假如有徵求標準的美女牌的商標這些事，捨她莫屬了。那是富於東洋柔美而

(758)

不失於病態的纖巧女性。自從去年發現了她，我纔開始抽起淡芭菘來，照例是兩天一盒，不到她那兒我不買。」

他說到淡芭菘，大約是拘動了烟癮，從衣袋中又掏出那一個綠盒來，抽出一支趕忙又裝進去，像唯恐人搶了似的。他吸着了淡芭菘才接續的說下去。

「我老到她那兒買，總該有點認識吧？然而老是那個樣兒：錢送過去，煙遞出來；然後是一聲『謝謝』？既不見親熱，當然也就無所謂冷淡。一年如一日，從未變過樣。雖然有時謝的聲音說得很低沉，可也不能遽認爲是受了什麼感情的壓抑。但這樣與我恰好，你想我一月四十元的生活費一毫沒有增加過，當然所買到的也不能超過這些兒了。」

那個三分磕睡七分討厭的老下女，眉目間愈顯得陰沉而厭倦了。我們操着滿口支那話，大約是她厭倦的唯一原因，不僅僅在兩盃咖啡喝了將到一點鐘這些事上。所以我給我同伴商議各人再添一盃咖啡，以彌補這人類間的淤塞和缺陷。然而我同伴不禁瞪着眼奇怪起來了：

「你真的有咖啡癮？」

「不，我們坐得太久了，怕她討厭。」

「那沒有辦法呀！她又沒有規定一盃咖啡只許坐多少時候。在外國是遵守法律高出于遵

守道德的。假如她厭倦，其責任我們不當負。這不仍然是經濟條件嗎？」他又搬出法律和經濟了，我只好默然。

「你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嗎？」他忽然神密的笑着，這樣問。

「誰！？」我禁不得發瞪了。

「那個賣淡芭菰的。」

啊，原來他仍舊誇着她。我只得噓了一口氣，說：

「我怎麼會知道呢？」

「她住在小石川×町——。三番；在一個小巷底。房子並不好，中下等的樣子」。

「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並不難，只要瞅准她下值的時間，跟上電車就得了。我必須清楚了她的環境，因為我早已生活在她靈魂中。她大約還沒有出過嫁？雖然常看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從她家裏走出，然而我猜想那當是她的哥哥，再不然就是親朋。因為像她似的姣嫩女子，決不會和那樣一個粗壯的鬍子配在一塊的。還有一個老太太，一定是她母親了。抱憾的是直到現在我還不知她姓什麼，叫什麼。雖然她門牌是寫着田村男雄四個大字，然而那不是她的名字是肆然的

(760)

了。也許她姓田村吧？但我常常呼她爲美子。有一次當我送她回家時，幾乎鬧出風波來。每天她下值的時間是午後六點，可是這一次特別晚，大約已有九點了吧？從她手中端着那個細花包袱忽然膨大起來，可以知道她下值後一定繞到別處去買了些東西。那個小巷在白天也顯得很暗很靜，一到夜間是更黑更靜了。況她手中又端着那樣一個大包袱！所以當我跟着她剛轉入小巷，她忽然回頭看了我一下，把脚步放緊，蹣跚蹣跚，小跑兒似的跑回去了！門響得很利害，顯然她是受了驚。雖然我在後邊暗暗的說：『請你不要怕，我是特來保護您的！』她大約沒聽見。沒聽還好，假如聽見，是更足以惹起她疑心的。聽說盜匪們當搶人東西之前，照例要說幾聲好聽話。上之如要人們之高談主義，下之如土匪們之『請財神』，這些雖是中國江湖話，然而也未嘗不能應用到國外。她經過這一次虛驚後，像唯恐見到我了。這也難怪，我的舉動不是像瘋子，就像每天出現于新聞紙上社會欄中的記事，我很知道。然而我所追求的也無非是這些，戀愛還能離經濟條件嗎？」

他拿起冷咖啡來潤了一下喉嚨，陸克式的銀鏡略整了一下，又神密的笑開了。他這種笑並不是對着我，而是向他心笑的。我像被他催眠了似的看着他。

「這是一個；還有一個叫君子；細高條兒，只要看她那細長的手指，就可斷定她是一位

不動手的小姐了。日本女性像這樣富于梅蘭芳黛玉葬花的病態美的還少見。全身被絲綢包起。一種高貴的氣氛決不在美子前所感覺的寒酸一樣。我們是在三越五層樓上展覽會中見的面。那是個幸福的傍晚，她繞着我，我轉着她的一幅一幅看那陳滿了四壁五彩斑斕的日本畫。她大約疑心我深懂藝術吧？恰好我的頭髮已到了將理而還未理的蓬鬆程度，我又裝着深懂的脸，一幅一幅毫不放鬆的都要加以推敲；遠望，近查，搖頭，幌腦；好像對着畫說話。其實我那裏懂什麼藝術！四十元一月那裏去買這些賞鑑知識？不過在消受那儻來的豔福罷了。若不是和她糾纏着，我也早和那些走馬看花的賞鑑家一同出去了。我們足足糾纏夠一點鐘。在那時我才覺悟到有錢的人所以要費那麼大的價來買這些不能當麵包的玩藝兒來的緣故。是的，那些圖畫展覽會，倘不開在三越的樓上，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我對於每一個女性，喜歡用一種加減乘除的綜合方法來歸束美的最後一點。她的最美的一點要算那窩烏雲了。固然她的髮式也出不了東京最近流行的牡丹式，然而好像于任何牡丹幹兒頭上都沒有見過這樣美的頭髮。若說像天空烏雲固然有點飄渺，若說像畫工描成又覺過于呆板了。讓我看倒像蓬鬆在淡月下的一叢花影，雖然淡月下花影該是什麼形狀，而且該像那一種花影，我也從未考查過。那不過是屬於一種靈感的直覺罷了。當我立在她身前時，全身血液都像流到

(762)

後臂，待她立在我面前時，又覺到血液充滿臉面與心窩了。我是常常在被我喜歡的女人前來分析我自己感覺的，因為這也可以幫助我來了解經濟學上所謂『價值』的原理。我無目的地被她從展覽會中攝到了屋頂花園，又從屋頂花園攝到最下層的水果食物攤兒上。原來繞在心愛的女性前，不但展覽會會那樣神奇，就是素常所不注意的那些梨，葡萄，花紅，海苔，乾魚，……也會那麼鮮豔的清香的使人心醉了。我很想咬一下牙關買一匣標作紅玉的鮮而美的林檎，然而想到這是破戒的行爲，心又萎縮下了。我們直轉到遊人散盡店門將關的時候才出來。她一走出就跨上靜候在店門前的一部汽車，隔着玻璃瞟了我一眼，似乎想叫我隨着她走；然而那汽車虎吼了一聲，向着東京驛方面馳去了，我只呆望着蕩起的塵雲。雖然靜候的汽車還很多，然而我和君子的戀愛就怎麼告別了。

「你怎麼知道她叫君子呢！」

「當然也是我命給她的。你想每天晚上我把所有的情人背誦一遍，並且要暗暗喊幾聲，不給個名子是很易錯亂的。因為被我愛的還很多，如那有太太風度而豐滿富麗的八重子，玲瓏嬌小的惠子，和那個常常顯得憂愁的英子。這些情人們每晚要出現于我燈前被底。君子可以作爲藝術上的朋友，看她柳眉鳳目，細腰峭肩，完全是個咏風嘯月的才女；至于惠子

呢？那是小妹妹，和她同進電影院或同赴各交際會，是最適宜不過的；因為那些名人才士們將圍繞起你說一大串恭維話。美子可以作為小公館裏的外室，雖然有八重子似的一個外室更好，不過八重子究竟是富麗堂皇的人物，不宜放在階地裏，還讓她作外室吧。況她既然賣着淡芭菰，而且住在那樣的貧乏小巷底，更還要以盜匪類疑我，只好使她屈尊了！最難處置的是英子，我們已陷入那樣不可救拔的苦戀中了。她的丈夫——那是個粗暴的短傢伙，和所有的日本男人一樣討厭。——疑心她不貞，屢屢次次磨折她，可是她對我又那麼癡心，我實在想看一下她鬱結的靈魂中蘊藏着什麼悲苦。其實她還不怎樣；最多，想起她時，使我稍感不歡罷了。最難處置的還是八重子，這個浪傢伙！她的臉是那麼鮮紅，胸間是那麼隆起，後臀又是那麼肥而顫！她那兩隻水汪汪而可是像燃着火焰的眼睛，牢牢的盯住我。只要一鑽到被窩中，就和她打起來了。和住在南京旅館時一樣的常使我害熱病。只要一觸着她，那四十元就像香爐中鏽灰似的那麼想飛起；倘使我不是從貧窮中走出，早已被她拖下水了。現在作為我勁敵的仍然是一個她。然而我要把社會科學牢牢抱住，研究學問當然為戰退這些魔惑，況我一年來的收穫，已儘夠補償以往的青春損失了。誰能不破一文交際費交怎麼多的情人呢？況且……唉。我父親遺給我的是那樣一個戰慄的恐怖！……」

(764)

這個說夢者，他只管說，已看不見眼前尚有我了。他把戀愛時時列到經濟條件上，然而他又永遠游離在那樣非經濟的幻影裏。到這裏我才知道他一向所以疲乏的原因。這是不是一個舊式家庭新式都會和過度混亂中所產出的奇形兒呢？我向他警告：

「我們可以走了吧？」

他把剩在盤底的一口咖啡呷盡，說：

「可以走了。」那愁眉苦臉的老下女才接了我們的恩賜。

雨點雖然停止，雨絲倒濛濛着反密了，他向我抱歉似的說：

「今天話談得過多了，出國以後，我這是第一次遇到的朋友。同胞們有的以我爲瘋子，

有的怕粘上窮毛，所以都不和我接近。——自然我也常避着他們。」

「我很羨慕你老兄的幸福。」大約我臉上有嘲笑的神情吧？不然，他不會這樣說的：

「沒辦法呀！窮人們只好這樣。」

我們默默的走了一段，到必須分路的時候了。他先說：

「再見！」

「再見，日比谷一帶！」

他微微的笑了一下，我們分別了。我看着他把頭埋在衣領中而被輕霧所迷濛的孤獨後影，不知怎麼，心反覺得塞填起來似的。

一九二九，十二，十。于東京市內。

——違反節氣的冷雨又下起來了——

病室雜記

無痕

「平日時常去探望友人疾病的鼎鼎有名的寶隆醫院，今後可要自己被探望了。」

身子被放在車墊上，不由自主地東西搖幌着，一面這樣想着。不知幾時行經了什麼，什麼路，燒焦了似地橘紅色洋房，已經直立在我眼前了。扶下了車一進掛號處，就聽得有人說道；「普通掛號的時間過了；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呵！」

「掛號要一元。」

我拿了就診券步入就診室時，頭頸似乎更硬了，彷彿是怕上面的頭再加重分量，牠預先使勁承受似地。身上亦一陣陣地覺得更熱起來。迎面一位著白罩衫的醫生問我：「看什麼

(765)

(766)

病？」我回答他：「肚子瀉。」他便說：「你住在這裏醫罷！這是要行注射的，往來恐怕不便。」

我們交了費就去看普通女病室，二層樓已沒有空榻了。還要到三層上去看。我見了那樓梯，好似小時候望見了教讀四書的先生底嘴臉一樣。一步一拖地走了上去朝一個病室裏一望時，感着了一種說不出的重量，只好向傍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商議着想換二等的病室。恰傍我們站有一位年輕的看護插嘴道：「二等裏每天五塊錢，」我被她一句話提醒了，隨說「我這病大約不會多耽擱日子，就在普通室裏暫住幾天看罷！」

不多時醫生來了，看過叫先靜睡着，明天再看。於是送我來的他，只得回去了。

他去後，第一入我眼簾的就是這一房間連我一共是十隻舖，除了那邊窗下兩個小姑娘之外就是我還能勉強起來向廁所去。餘的盡是晝夜仰臥，一點不能轉側。一個個睜着大而黑的眼睛，在枕上將頭朝向了我希望着，還有幾位微聲問我是什麼病的×不知是我的耳官被腦熱閉了聰呢？還是她們的聲音太微細。如沒有那兩位小姑娘在傍時時傳說，我只好說是僅看見她們的嘴唇在那裏上下運動罷了。我伸手在牀頭把掛着的一張記溫度，脈膊的表拿來看，方知當時溫度已升在華氏卅八度多了。便閉上兩眼聊且沉思。一會兒肚子又痛起來。只得跛出

(767)

房門到廁所去，記得那裏面淨桶倒七八個，但絕少一個有完整蓋子的。傍邊還放着五六個病人在牀上用的扁形的磁製的。原本就更沒有蓋，亦都舒舒服服地「橫七豎八」在地面上閣着。

這夜究竟起來洩了幾次，在第二天早上醫生問我時，我自己已經回答不出了。僅記得差不多好多次起來時，近我牀的那位據說是被汽車壓傷腿的女士，總要求我替她拿便器。等她用完時，又需給她送出去，她感激得似地連說：「不要拿出去了，就放在牀下罷！過一息恐怕還要用，這樣麻煩你，怎對得住呢。」我幾乎要自承說：「我並不是願意替你拿，只是恐你洩在牀上臭氣薰得我難受。」可是終於沒有說出口來。一睡下去，臭虫又叢聚了來侵略我，鬧得我沒法只得把枕頭丟在牀下去，以爲這回或可使我息一下了，誰知仍是四面被擾，原來並不是枕頭上特別多。就只得將平日拿臭虫的本領全部使用了出來，索性不時的在暗中逢着叮處就摸摸，終於捉到了不知其數。而這樣的消着長夜，居然也將身上發熱和頭暈的痛苦消忘了大半。

一陣陣地晨風吹着我的面部，房裏的空氣的壓度似乎減輕了不少，迎着我面前直立的粉牆，已由暗灰色漸漸轉了向。我知道已是我進院的第二天早晨了。這時擾我的臭虫，不知是經我捉完了呢，還是怕見光明？早已不別而行。我驟然得了這空工夫，便合上兩眼想睡一

(768)

下，而况肚痛亦稍覺減少了次數，尤覺機會不可輕失。但週身雖然深沉在困倦中，神經却反較更靈敏。忽聽得一陣脚步聲，緊隨着左右牀上齊喊『蒼蠅』來；好奇心就不知不覺地使我睜開了眼睛，四週來巡視。但見有兩位睡眼模糊的看護忙亂着替門口那幾隻牀上的病人檢查溫度，脈膊。另外還有一個手執大拖帚，身材較地上立着的那兩位看護特別高大的人，正一面將拖帚向一個牀下使勁的拖，口裏連聲答應衆人問他的話，這房間裏當時並沒見有半個的『蒼蠅』，我才覺悟到『蒼蠅』是人的名字。想了好笑，頭却痛得更厲害了。一會兒醫生進來，看過便囑我不要動，靜等注射另外再服藥。我知道已逃不出所謂「虎列拉」的瘟神圈套。問了問溫度是卅九度多了。這一日依然是洩了無遍數的膿血，幸虧還勉強得起來如廁。

午後病室裏驟然增加了許多說話，哭泣的聲音。這時差不多每只牀前都坐了或站着一兩位探視病人的親友。我望了她們覺得她們的哭泣，或竟是拿來示驕於人的，似是在告訴我說：『你看！我把我的苦痛，盡移給看我的親友身上去了』，我當時一面這樣想着，却又暗裏自己着急，『怎地他還不見來呢，莫不是亦病了嗎？』閉上眼就又入了冥想的境界。忽然間一種習慣的脚步聲，嘎嘎地由梯上漸近而及於門口便驟然輕了。試睜眼向那方望去，正值他亦向這邊眺着。從不整的帽沿與衣領上，可知那精力倦困的程度。他坐下來就說：『早

上來了曾被院役攔住不許進來，其實我也太老實了，如果乘其不見溜進來，不亦就進來了嗎？」我聽了這話不知是喜極，還是悲深，鼻腔裏一酸，幾乎亦要學剛纔別人的模樣驕人了。

○ ○ ○ ○ ○

聽夠了那邊牀上一位，因與所謂丈夫嘔氣而用剃自戮沒死的歷史，這對面汽車壓傷腿的又開始訴起苦來，她的話略如下：

「我是廿歲就喪了我兒子的爸了，可憐小孩子還只兩週歲，把他寄給鄰舍家喫奶，自己走了出來做奶娘，現在他算自己曾得掙飯喫了；我這老骨頭還少不得要替他打算討親，作衣衫，另用；今年晦氣，投着這家東家，一早上喫點心，七八個人，個個不同樣；這個要湯團，那個要餛飩，油條，不好了掉燒餅，麵漲價了又換燒賣，十趙八趙的跑不清，稍微來得慢些，樓上喊到樓下咯嘈罵勿息；那天就是要我燒賣去掉麵，說是立等要喫咯，我一性急，連忙來勿及看馬路上，要緊殺跑，一部斷命汽車橫肚裏衝過來，等我睜開眼來，已經來這牀上哉！屋裏兒子得信，勿曉得要不要急殺，到今天還沒回信來；來回信要一禮拜呢，唉！這條老命留在世上，總是吃勿完咯苦，還勿如當時壓死倒

亦省事得多，……」

『快點勿要響，老太婆來哉！』

一位看護正坐在窗沿上，連忙跳下來這樣說；緊接着門口一陣皮鞋底響，那眼睛老是闔在鼻尖上的外國女子，已進來望着我說；『你要勿要性命，』我明白她已經看見我枕邊的報紙和手裏的畫冊，我本想和她辯說；『這是畫冊，我不過隨意翻翻解悶，又不是正式用功的書籍，』但一回想，她也不過這樣照例的說話，我亦不妨照例地放開好了。晚上醫生來說，熱度升至四十一度了，必需靜睡，否則就很危險了。這夜總算我有生以來最馴服的時間，竟真地除了起來洩便連冥思亦沒敢開始。

我從熟睡中被人拍醒，方見那年紀最少的看護手裏擎着注射器，含笑向我慰藉說：『你要好起來了，熱度已減，』我說：『我要求你一件事，每次注射都請費你的力，我實在有點怕痛，另外有幾位似乎是膽小，時常害我皮膚疼痛得難忍呢。』她聽了臉上驟泛起微紅，又笑着說：『我自己以為膽子很小，倒見了這手術有點怕呢，病人却都說我行注射手術不感苦痛，這真奇了！』正說着；嘖東！嘖東！……那腿上生着很厲害的什麼病的小姑娘，在地板上來回地不住的走，石膏和紗布緊貼着，夾着的鐵假脚，震得樓板聲音很響。聽說她在這室

內，已住了三年，平日極活潑溫和，每晨給同室不能起動的人們添粥送茶，極喜歡幫忙，但一時煩悶來了，便東不是，西不好地尋看護們出氣，當時她替別人添了粥，自己却不喫，一頭睡在枕上，只管掙着兩手做一塊十字布的車墊子，嘴裏連串的說話，我因為正在看報，聽得不很注意；只聽得，『……你們自己覺得是很可驕傲了，其實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在外國人眼裏看起來，還不是和他們的「傭人」一樣，……』似乎是一位看護應聲說：

『爲什麼我們就會變了「傭人」呢？』

『哼！……你們……噫！你們還要對我擺架子嗎？……你們自己去想想看，難道是我造出來的。平常坐在外面，我們的藥都不來管賬，一看見外國人來了，連忙去換洗手的水；又快快跑過來給我們收拾這樣哩！那樣哩！你們自己要我們看不起，要我們不聽你的話，……難道是我造你們的。』看護笑着說：

『睡罷！你這樣會做花，明天也替我做對枕頭好不好。……』過了一息，我見窗沿上坐着兩個人，有說有笑地正高興得了不得，仔細看時，原來就是這位看護和那小姑娘。

○ ○ ○ ○ ○

日來醫生已不很禁止我坐起，我便得於每日下午也在看護和小姑娘常坐的窗沿上靠站，

(772)

或竟坐下了，除去『老太婆』要來的一定時間內，我還沒敢放肆。坐在那裏時並希望會碰着仁弟由大門裏進來時，便給我看見，誰知這願望竟一次也沒滿足。雖然他仍是每日下午不虛的來院。直等到最後這天，醫生對我下了兩次逐客令，——因為病人太多，房間不敷應用。我想如果今天仁弟太忙而不得來時，我便決計自己歸家了，心下雖如此計劃，不知怎地却總不肯將身子離開窗沿半步。偶一回頭，仁弟已在房門口笑着進來，終於還沒達到在窗口望見他進大門時情境的古怪願望。我想一定是他有隱身法，便也不去多追求。欣然地坐了車子回來。路上覺得來往人們的臉上，似乎又換上了一層彩色，雖然我依然是不知幾時行經的什麼路，什麼路！但只見矗立在眼前的房屋已將燒焦了似地橘紅色換成青灰色了。方恍然知已到了我們自己所居的陋室。

天真的孩子

青見

對着天真的孩子，

我由衷的羨慕！

神思已飛繞在他的身邊了。

天真的孩子喲！

你快活的過你的童年吧。

但是你不要對我自傲：

我會有歡樂的過去，

你也會有悲哀的未來。

天真的孩子喲！

你要盡情的遊玩，恣意的歡笑，

莫做什麼偉大堂皇成人的夢；

把住了這永不再來的時光——

牠不久就會消逝了啊！

天真的孩子喲！

把住了你的寶貴易逃的天真——

追着翩翩的蝴蝶常飛舞，

天真的孩子

隨着潺潺的溪水放情唱。

在沙灘撿拾玉般的貝殼，

在草地摘取纖巧的小花。

莫想着什麼求知與做人，

牠們會引着你走入了悲哀之門！

對着天真的孩子，

憶着那如夢的童年，

我心傷，一方又在陶醉了。

一九二九，十二月改作。

(774)

隨感錄

七，『抄靶子』

培仁

沒有膽量的人，就不該住上海。上海簡直是一片屠場，除了可以被各類的車子軋死外，尙有不幸被捕盜激戰時中傷流彈的危險。更有所謂『抄靶子』者，恐怕除了住在上海的人外，非內地人能懂得這句話的。

報上所載死於非命的人，大都是鄉下人。上海人大概是在虎口下生活慣了，所以膽量既大，危險又少。

然而鄉下人死於汜車底下，或是誤中流彈，尙可怪他自己不小心，致遭此慘劇；若說爲了被『抄靶子』而白送了一條身命，未免太可憐了。

這是常有之事，似乎不足爲奇，橫豎中國人的身命不值什麼錢，何妨拿來作子彈的試驗品？

我們忠厚誠實的鄉下人，終年勞苦，是難得見世面的。他們雖未到過上海，也許知道上海的繁華好逛，但是，危險的事卻不曉得了。有在十字街頭，仰着頭望永安公司的屋頂，落脫帽子，碰着汽車者；有爲好奇心，站在人羣裏，看巡捕與強盜互相開槍，因而中流彈者；最多的要算被『抄靶子』而遭非命的了。他們怎麼知道『抄靶子』的意義呢？突然聽了一聲凶惡的口令，見了一枝黑漆的手槍，豈有不怕之理；於是心慌，神亂，形跡可疑，以致于奔跑；：一條活潑地生命由此被巡捕開槍了結！

鄉下人呀，你們如果只曉得上海的繁華，而不明白其中的危險，那麼可以不必來吧，免得自罹禍殃！鄉下雖鄙陋，倒很平安無恙的啊。

八，理髮匠與照相師

如果你是酷愛自由，不願受別人束縛的，就不該上理髮室，進照相館。理髮匠與照相師是兩位威嚴的大人物；凡是受過他們刑罰的人，都會承認我的話有三分道理。

一走進了理髮室，你的頭簡直像放進狹小的木籠一樣了。倘若這是一間小小的剃頭店，

(778)

是更會給你慢慢地受罪。第一感到苦痛的，是紮頸項的硬布；其次是頭，左右前後，由他十指把持，像木頭般不能移動；其次是頭髮飄進衣內，觸着肌肉的痛癢；其次是敲背——亟答亟答，像筋骨破碎聲，令人難耐；其次是拉手指，——身體不甚健康，或是年老的，遭了這種苦刑，也許有性命的危險。最奇怪的，而又能令人感到興味的，要算是刮耳了。每個理髮師似乎都讀過心理學的；他很苦心地運用着刀鉗，給你耳朵內一塊一塊黃色的東西夾了出來；他不拋去，卻剩在白色圍布上，然而顧客因此覺得很滿意，有的還要拾牠到手裏摸玩，說起倒也是件趣事。

照相師也有理髮匠一樣的本領；他的目的是造成你做個泥菩薩。一進了所謂 *salon* 者，包你全身的筋骨可以立時變硬，兩隻眼睛呆得像鵝一般。如果你在那裏面受了他的指揮，坐到一個鐘頭，那麼，你出來的時候，雖說身體不變成木偶一樣板硬，但至少也有些不自然了。